



陆渊雷
1894-1955

基础，深得两名家之教益。

太炎学习古文学及中医基

师，协助办校，又师事章

授学校，陆渊雷拜恽为

沙人。恽铁樵创办医学函

陆渊雷，名彭年，江苏川

伤寒论今释

陆渊雷 编著
鲍艳举 花宝金 侯炜 点校

学苑出版社

伤寒论今释

陆渊雷 编著

鲍艳举 花宝金 侯炜 点校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伤寒论今释/陆渊雷编著; 鲍艳举, 花宝金, 侯炜点校.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8. 10
(中医临床家代表作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5077 - 3179 - 8

I. 伤… II. ①陆…②鲍…③花…④侯… III. 伤寒论 - 研究 IV. R222.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8354 号

责任编辑: 陈 辉

封面设计: 李 戎 张致民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 book001. com

电子信箱: xueyuan@ public. bta. net. cn

销售电话: 010 - 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市广内印刷厂

开本尺寸: 890 × 1240 1/32

印 张: 15. 625

字 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3000 册

定 价: 28. 00 元



前言

陆渊雷（1894—1955），名彭年，江苏沙县（今上海市川沙县）人。早年师从朴学大师姚孟醮治经学、小学，通诸子百家，工书法、金石，熟悉近代数、理、化、天文等近代科学，尤精于天文历算，并通晓英、法、德、日诸国文字。1919—1925年先生曾执教于多所大中院校，讲授天文、航海、国学等，授课之余，研习中医学术。其父震甫公，亦儒亦医，故陆氏早年就阅读古医籍，早岁问学于章太炎先生，1925年师从恽铁樵先生，并协助创办函授学校。1927年悬壶沪上，1928年先后任教于中医专门学校和上海中国医学院，1929年，与徐衡之、章次公一起创办上海国医学院，聘请太炎先生为院长，自任教务长。1932年办遥从部，创办《中医新生命》杂志，1931年后任中央国医馆常务理事，学术专任委员会委员等职。一直致力于整理和发扬中国医学，著述甚多，有《伤寒论今释》、《金匱要略今释》、《陆氏论医籍》、《中医生理术语解》、《生理补正》及《病理补编》等。受恽铁樵先生革新中医的影响，亦为迎战当时余云岫等人中医不科学之逆潮，参加了反对废止中医的斗争。先生力主“中医科学化”，并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乃至暮年，顽疾缠身，仍抱病工作，未敢懈怠。解放后，陆氏当选人大代表，积极筹组上海市中医学术团体，为新中国的卫生工作和新时期中医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先生为“百科全书”式的名医家，论作为，先生与中医事业，无论宏观全局，还是微观某些领域，皆成就卓著。



伤寒论今释

先生既坚决驳斥废止中医的谬论，又对《内经》中的一些中医理论异议诸多，对金元医家和温病学派的学术驳斥也较多，而专以《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原则和相应方药的应用。为达中医科学化之目的，先生曾就改造中医发表文章（《改造中医之商榷》，载于《中国医学月刊》），提出：①承认中医疗效，主张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实效。“……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真理，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乃不合实理…今用科学以研求其实效，解释其已知者，然后不信国医者可以信，不知国医者可以知，然后国医之特长，可以公布于世界医学界，而世界医学界可以得此而有长足之进步。国医科学化如此，岂能徒标榜空言哉！”②中医科学化必须吸收其他科学知识。先生曾指出“担任科学化之工作者，须有国医旧说根底，且须通晓普通科学，不然即无从化起。”③强调改造中医，沟通中西医，只有中医能胜任。④主张中医科学化的方法应从研究证候与药性入手。其所著《伤寒论今释》与《金匱要略今释》两书即践行了这些理念。先生在前书序例中指出“近年欧西传来之医学出自种种精密实验，虽未能悉真际，大体已无多违失，是以鄙人治医取古书之事实，释之以科学之理论，此今释之所以命名也”。再受。善《欒林聖錄》及《五條聖主》，《翰香宋聖主》等《伤寒论今释》与《金匱要略今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坚持“实证”。太炎先生在《伤寒论今释·序》中在指陈我国诸《伤寒》注家得失的同时，高度评价了日本汉方医学“其随文解义者，颇视我国为审慎，其以方术治病，变化从心，不滞故常者，又往往多效。令仲景而在，其必曰：吾道东矣。”陆氏受其影响，在条文之下，广征博引，取日本汉方医学论述较多。同时，在方法上“主以汉唐训诂，远西科学”。因汉唐义疏之例，注不破经，疏不破注。往往随文敷衍，终致学术沉翳不进，先生力破陈规，悉为辨正。先生认



为医经之论，其义可闻，其效不可得见，尤其是金元已降，医家固守《内经》，骛空言而不守实效，而经方所载，皆为行之比验之事实，必有科学之理，必持科学之理以求大论之旨，正如先生所言“凡理合，事实亦合，当以科学证明之；凡理合而事实不合，或理论不合而事实合者，当存以待考；凡理论事实俱不合者，即当剪辟，勿使徒乱人意”。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先生能冲破旧袭是难能可贵的，而不避中外，为学问是举，更是值得称道的。据有关学者统计，《伤寒论今释》中引用日本医家的论说674处之多，《金匱要略今释》引用也达629处，所引述医书种类繁多，近40家，在我国历代的仲景学说著作中，像先生这样广泛深入研究如此众多的国外医学资料的，前所未有的。先生以客观审慎的态度，以临床为依据，辨其瑕瑜，择善取录，并致力于发挥，其难以评判是非者，只要与事实有验，录之以冀后世开阔视野。《伤寒论今释》与《金匱要略今释》初为先生于沪上三所国医学院授课时的讲稿，前者初刊于1931年，再版于1940年。先生认为“大论精粹，在证候方药”，因此一方面详于释证，其与西学义可通者，尤加详述，同时于方解独重药物配伍，而又于每方证下比类附以验案，更是不厌其烦。先生以为大论与《内经》异趣，而个中又属入别派医家文字不少，因此论述条文本意时，反复辨驳，以正其源。

《金匱要略今释》刊行稍晚，先生自己的说明是：“《伤寒论今释》因读者督促，仓促付印，多未惬意，此篇则屡经改易，自以为有较《伤寒论今释》颇多长处。”潜读著作，先生用力之深，可以真切体会到：①潜心校勘，希获仲师原旨。先生除注意一字一词之讹脱倒衍外，尤重推敲整篇辞气，辨析属入文字，以正本清源。医文并举，又从医学流派的角度进行推断，如对首篇提出大胆质疑。②疏通互证，汇通中西。先生用西医学知识对杂病病证进行了广泛探讨，同时深



伤寒论今释

入分析中医生理病理，并注重中药药理探讨，如分析泻心汤治疗吐血、衄血，“大黄充进肠蠕动，引起下腹部充血，以诱导方法协苓连平上部之充血。”③博考深思，务去浮空执滞。先生于条文及注文悉断以临证实践，决不敷衍，于辨证处方尤不含糊，其义不周者，加以补充发挥，其情不符者，径示己见，供读者参考。如对痉病的证治，先生不惜笔墨，反复辨析，讨论了刚痉、柔痉与破伤风、脑脊髓膜炎的关系，指出葛根汤、栝楼桂枝汤的关系，指出葛根汤、栝楼桂枝汤用于刚痉、柔痉有误。

当然，限于时代关系，篇中不免亦夹有一些牵强附会之处，正如先生所言“学问与年俱进，今以为是者，安知他日不以为非？”但先生这种融会古今，汇通中西的学术气量，摒弃空论、惟实是举的科学精神，大胆质疑、精心求证的科学方法，都必将在今后中医事业的继承与发展中焕发出新的更大的生机。

1. 《伤寒论今释》、《金匱要略今释》底版为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版。为保持原貌，对于全书的内容不删节，不改编，只做标点、句读和校勘。

2. 原书系繁体字体，今一律易为规范的简化字；通假字或异体字，或径改，或保留，并在点校栏中加以说明；原书系竖排本，现易为横排本，依照惯例，书中的“右”或“左”，一律改为“上”或“下”字。为保持原著原貌，药名、处方及用量，原则上照原书不改；古人引书往往撮要旨而删繁节，原作者在引用他著在实质上没有重要差别，不影响文义者，一律不予校补以保持原貌。

鲍艳举 花宝金 侯炜

2008年9月10日



越国。人能以善对词之风由，人亦能非风限景。数日日群，祖
 以，之群并代限风，并词菌能明，对天界将，菌能明景，余
 寒风干虽能言不之盖，言不序景特而。矣白即至义，村人古
 未其游。我帝能以五相甜越，余能事苦干虽能言不又之云，燕
 景中。同能取客代其，同必不期之因能？出同，春但而科能明
 说到《伤寒今释》者，陆子渊雷为医校讲授作也。自金以来，解
 《伤寒论》者多矣，大抵可分三部：陋若陶华，妄若舒诏，僻若
 黄元御，弗与焉。依据古经，言必有则，而不能通仲景之意，
 则成无己是也；才辩自用，颠倒旧编，时亦能解前人之执，而
 过或甚焉，则方有执喻昌是也；假借运气，附会岁露，以实效
 之书，变为玄谈，则张志聪陈念祖是也。去此三谬，能卓然自
 立者，创通大义，莫如浙之柯氏；分擘条理，莫如吴之尤氏。
 嗟乎！解伤寒者百余家，其能自立者，不过二人，斯亦稀矣。
 自《伤寒论》传及日本，为说者亦数十人，其随文解义者，颇
 视我国为审慎。其以方术治病，变化从心，不滞故常者，又往
 往多效。令仲景而在，其必曰：吾道东矣。陆子综合我国诸师
 说，参以日本之所证明，有所疑滞，又与远西新术校焉，而为
 《今释》八卷。陆子少尝治汉儒训诂之学，又通算术物理，其用
 心精，故于医术，亦不敢率尔言之也。书成示余，余以为通达
 神旨，疗治必效，使汉师旧术，褒然自成为一家。今虽未也，
 要以发前修之辄惑，使后进者得窥大方，亦庶几近之矣。抑余
 谓治《伤寒论》者，宜先问二大端，然后及其科条文句。二大
 端者何？一曰伤寒中风温病诸名，以恶寒恶风恶热命之。此论
 其证，非论其因，是仲景所守也。今远西论热病者，辄以细菌
 为本因，按《素问》言：“人清静则腠理闭拒，虽有大风苛毒，
 勿能害。”依说文，苛为小草，毒为害人之草，小草害人者，非
 细菌云何？宋玉《风赋》，以为庶人之雌风，动沙堞，吹死灰，
 骇溷浊，扬腐余。故其风中人，驱温致湿，生病造热，中唇为





伤寒论今释

胗，得目为蔑。是则风非能病人，由风之所挟者以病人。溷浊腐余，是即细菌，沙堞死灰，即细菌所依，风则为传播之，以达人体，义至明白矣。而仲景亦不言，盖迹之不言病起于风寒热，远之又言病起于苛毒腐余，独据脉证以施治疗。依其术，即投杯而卧者，何也？病因之说不必同，其为客邪则同。仲景之法，自四逆白通诸方急救心脏而外，大抵以汗吐下利小便为主；清之则有白虎，方中知母，亦能宣泄，则下法之微也；和之则有小柴胡，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身濈然而汗出，则汗法之变也。要之，诸法皆视病之所在，因势顺导，以驱客邪于体外，使为风寒热之邪，固去也，使为细菌之邪，亦去也。若者为真因，固可以弗论也。二曰太阳阳明等六部之名。昔人拘于脏腑，不合则指言经络，又不合则罔以无形之气，卒未有使人厌服者。近世或专以虚实论，又汗漫无所主。夫仲景自言撰用《素问》，必不事事背古。自有《素问》，以至汉末，五六百岁，其间因革损益亦多矣，亦宁有事事牵于旧术哉？余谓少阴病者，心病也。心脏弱，故脉微细，血行懈，故不能排逐客邪，而为厥冷，偶有热证，亦所谓心虚者热收于内也。若太阳病，则对少阴病为言。心脏不弱，血行有力，故能排其客邪，外抵孙络肌肤，而为发热，此不必为膀胱小肠也（篇中唯桃核承气证为热结膀胱，抵当汤丸证为小肠瘀热，然只其一端）。阳明病者，胃肠病也。胃家实之文，仲景所明著，其极至于燥屎不下。若太阴病，则对阳明病为言。以胃肠虚，故腹满而吐，自利益甚，此不必为脾也（篇中有胃气弱之文，又有脾家实之文，知脾本胃之通称）。少阳病者，三焦病也。津液搏于邪而不能化，故口苦咽干。其自太阳转入者，则上中二焦皆肿硬，故干呕胁满。津液与邪相结，邪热被阻，不得外至孙络，故往来寒热。若厥阴病，则以进于少阳为言。消渴，甚于口苦咽干也。吐蛔，甚于干呕也。热厥相间，甚于往来寒热也。或在上，则气上撞





心，心中疼热，甚于胁满也。或在下，则下利脓血，是为下焦腐化，甚于上中二焦肿硬也，此不必为肝与心主也。然则少阴阳明少阳三者，撰用《素问》，不违其本。太阳太阴厥阴三者，但以前者相校，或反或进名之，又不规规于《素问》之义也。医者，以疗病为任者也，得其疗术，即病因可以弗论。疗病者，以病所为据依者也，得其病所，则治不至于逆，随所在而导之可矣。前一事，余始发其凡，后一事，柯氏已略见大体，其论亦尚有支离，故为之整齐其说，隐括以亲绳墨焉。陆子读中东书，皆甚精博，以余言格之，其无有齟齬不调者乎。余耄矣，愿后起者益发愤以求精进也。一九三一年八月。章炳麟序。

夫其心也，谓案登因而，常夫昔举，草天笑号，春御麻音
 翅服，春器代内麻音；矣麻心代以阴音画，照如之言其，姑音
 如之言其，姑音之其，麻音代讲案登因而，麻理村翅，将
 姑？妾新其代已感夫，言讲不之智心。矣麻音代以阴音画，照
 也。此其可下不效其，胸下言其，亦之登因而
 而林翼画，中式讲。代好以翅五路，麻代麻音草以式登
 善《御子》？姑音代天而大之登因而善岩。麻代派不画，中不。愈
 木之圣元以代母；云受土前皇。讲不封以令，案一十式登泉
 善数十代，麻音代讲案登因而，麻音代以，“草本亦林”用
 中案一十式登弃，卷二十三去登麻音《御子》案。麻案之画
 善讲景中画。善讲其讲讲人画而；讲讲其母代讲安土画盖
 非少余。矣画讲，讲景中画讲，画讲可不麻音。麻之麻音代登
 于益讲又，主夫讲讲讲讲于《御寒讲》受，因学讲讲，讲之
 以，讲讲讲不。画之画讲，木式尚讲讲讲案。主夫炎太章讲余
 以画，出由心讲讲讲，画讲之讲讲，首讲之式登，《御寒讲》代
 入出麻讲讲代式画中，画讲讲讲讲讲自。麻讲讲讲，讲讲讲讲
 代奉，义支画讲，讲自讲莫，《登内》讲讲，案讲讲以画金。矣
 讲讲讲讲讲。画讲出讲讲讲讲讲，讲讲讲不，言空讲讲，讲金





叙例

盖经方之流也。房中神仙，非疾医所守，其事亦隐曲怪迂，君子弗道。医家所讲肄者，惟医经经方二种。医经之书见存者，《黄帝内经》十八卷。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若是而冠于方技之首，谁曰不宜？虽然，血脉经络骨髓，深藏而不可见也，阴阳表里，暗昧而难征验也。今有病脑者，号笑无节，举措失常，而医经家指为心病，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闻者则以为心病矣；有病内分泌者，肌肤黯淡，肢体罢敝，而医经家指为肾病，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闻者则以为肾病矣。心肾之不能言，夫孰与发其诬妄？故医经之论，其言可闻，其效不可得见也。

经方以草石汤药疗病，视证候以投方。投方中，则覆杯而愈。不中，则不死为剧。岂若医经之大而无当者哉？《七略》著录经方十一家，今尽佚不存。皇甫士安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案《七略》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在经方十一家中，盖即士安指为伊尹所作，而后人推衍其法者。然则仲景书者，经方汤液之遗。汤液不可得见，得见仲景书，斯可矣。余少壮之年，弃儒学医，受《伤寒论》于武进恽铁樵先生，又请益于余杭章太炎先生。家君亦宿尚方术，过庭之训，不仅诗礼，以为《伤寒论》，经方之冠首，治疗之极则，学医所必由也，是以沉潜反覆，研索独勤。自远西科学发明，中医之为世诟病也久矣。金元以后医家，困守《内经》，莫能自拔，单词支义，奉为金科，驰骛空言，不验实效，其谬于科学也亦宜。夫科学岂能



反乎事实哉？大论用药之法，从之则愈，违之则危，事实也，其必有科学之理存焉。余虽短浅，持科学以寻大论之旨，往往若如解牛，动中肯綮，乃知中医取戾之道，固在医经，不在经方也。会诸医校延讲大论，乃申科学之理以说之，为《今释》八卷。盖大论方药之验，古今无二。若其凭证用方之故，非科学则莫得其真。犹有用之验而求之未得其理者，则余浅陋之过。抑亦今世科学所未及知也，用古人之法，释以今日之理，故曰《今释》。不然，成氏而降，注者百余家，岂无善本，而犹待余晓晓为哉？教学三年，属稿粗定，自惟急就多疵，未敢问世。而友朋驰书逼迫，不容或缓，因加薰理，以付手民，而发其凡如次。

《伤寒论》传世者两本，一为宋本，一为金成无己注解之本。成本辗转翻刻，已非聊摄之旧，如《明理论》所引论文，与正文或异。《本草纲目》谓人参柴胡，惟张仲景《伤寒论》作人蔘朮胡。今所见《伤寒论》本，未有作蔘作朮者，惟成本释音，有蔘音参、朮音柴之文，则知成本多存古字。李氏所见犹尔，今为浅人改易尽矣。宋本者，治平中高保衡孙奇林亿等校定，国子监雕印。然今世藏家书目，殊不概见，盖原本绝矣。今所见者，为明赵开美覆刻之本，文字端好，当不失治平旧面。别有《金匱玉函经》，乃《伤寒论》别本而异名者，文字编次，与宋本成本小异，与《脉经》《千金翼》《本事方》所引颇同。此书罕见，仅有传本。今正文用赵刻本。若他本文字有异，涉及辞义者，于说解中著其校。文字虽异，辞义犹同者，不悉校。赵刻本有显然错误者，则据他本改正。原文中细注或作字，皆林亿等校勘所记，可见古本异文，今故一仍其旧。原文用方诸条下，又有数目字，每篇自为起迄，盖亦林亿等所沾，即林序所谓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复重，定有三百一十二方者也，今既不用林说，概从删剜。原本自六经及霍乱阴阳易差后病诸



伤寒论今释

篇外，先之以辨脉平脉伤寒例痉湿喝诸篇，终之以汗吐下不可，及汗吐下后诸篇。今案伤寒例，有搜采仲景旧论之语，明是叔和撰集之文；辨脉平脉，辞气颇类叔和，义理乖张亦甚；痉湿喝本在《金匱》中；汗吐下诸篇，又皆与六经篇复重，注家自方有执以降，皆弃置不释。今亦但释六经霍乱阴阳易等十篇，厘为八卷。善取其辨未之末而弃之其言哉。真其弊莫倾乎。大论精粹，在于证候方药。其有论无方诸条，多芜杂不足取，且辞气参错，不出一人，此等不知仲景所撰用，抑叔和所补缀也。自来注家遵汉唐义疏之例，注不破经，疏不破注，随文敷衍，千载沉翳，坐令学术不进。今悉为辨正，惟求心安理得，非敢立异也。又，论中厥阴病篇最难审。首条提纲，上热下寒，即乌梅丸证，旧注既是矣。下文寒热胜复诸条，截然与首条不类，且临病细书，胥无征验。篇末下利呕逆诸条，既非上热下寒，亦非寒热胜复，其为杂凑，显然可见。又如所谓合病，成氏释为二经俱受邪相合病，诸家相承无异说。然论中凡称合病者，皆无二经以上俱见之证。有俱见之证者，又皆不称合病。余以为阴证除太阴少阴而外，更无所谓厥阴，合病则别派古医家之术语，仲景沿而用之，其本义已不可知。凡此皆伤寒家所未言，今不避专辄，悍然言之，知吾罪吾，所不敢知。说解虽以科学为主，旧注不背科学者，仍多采用。集注通例，必先引前贤，后申己意。今不尔者，或顺原文之次，或取讲授诵览之便，无定例也。凡所援引，辄于初见处著其姓氏书名，便检索也。其后再见，或单称氏，或单称书，取文省也。惟雉间子炳之书，幪帜乃师之《类聚方》。小丹波之书，绍述厥考之《辑义》。故二子独称名，父前子名，师前弟名也。援引旧注，多删其繁芜，取其精要，虽剪裁衔接，不敢窜易旧文。又有本非逐条注释，别立论以阐经义者，如小丹波之《述义》等，其原书，大书细字，相间而行，今就其文势，剪裁



联系，悉作直行大书，仍不窜人字句。又如汤本之书，和文甚繁冗，不宜直译，则意译为多。说解中多有引本论条文相印证者，则细字注明条目，以便检对。惟山田之说解，多自举条目，而其分条，与本书稍异，则改从本书之条目，使归一律。

仲景自序，虽云撰用《素问》，今考论中用《素问》者，百仅一二。又皆沿其名而不袭其实，旧注援《素问》为释者，回曲穿凿，捉襟见肘，甚无谓矣。今于首卷，传经诸条下一发其覆，使无惑人，自谓有功后学不鲜。又有旧说通行已久，习焉而不知其非者。则略引数端，辨驳以示例。所用旧注，有瑕瑜相杂，不可删节者，亦略为辨正。其余小疵易知者，不复辨，不欲毛举细故也。

前贤述作，说理虽多逞臆，其凭证用药，则经验所积。有足多者，今于汤丸散诸方下，广引诸家用法，学者沉潜玩索，不特有裨实用，亦可触发巧思。其有臆决病情，不举证候者，仍不采录。用法之后，继以方解，则因医药之本始，先有疗法，后乃寻其理解故也。前贤治验，可以见活用之法。世有畏仲景方不敢用者，得此亦堪壮胆。今以附于方解之后，验案有与本论某条之证相对者，则以类相从，附于本条之后。惟鄙人一己之治验，概不附入，嫌标榜也。用法治验中，多有兼用后世方者，则细字注明药味。其有不知，则盖从阙。

引据诸书概用文言，说解自未能改用白话，惟务取浅显，以便学者。至于训诂考据之处，仍宗汉学家矩矱，范我驰驱，不敢诡遇。

此书本为讲授医校诸生而作，首卷成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次两卷成于中国医学院，后数卷成于上海国医学院。专校课业无生理病理，全用旧说，余授大论，乃如鲁滨逊入荒岛，万端日用，事必躬亲，往往讲一条之文，累数千言而未已。中院课



伤寒论今释

目堪相表里者，亦但有章君次公之药物，余书犹未得简要适当也。至上海国医学院，则诸课配置，指臂相联，余书始得专力于治疗。书成自读，乃觉首重尾轻，删补再三，犹未惬意。虽然，读书为学，亦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则后半正不妨稍简耳。岁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陆渊雷记。

《伤寒论》中卷卷令，《伤寒论》中卷云是，乃自景中，音释式《伤寒论》对音印，突其美不而谷其辞皆又。二一以百，或一不余渐登讲，卷首于令。矣雷天基，惧足燃时，音衰曲回，入与行画时印音又。鞠不学记也音雷自，人慈天封，露其理音，音印用也。网示以楚轶，徽幾臣御。音非其味不而微，解夏不，音以曼乘小余其。五轶式翻衣，音许圃何不，奈脉解。出姑除举手始不音。用也金登顺，音田五说其，顺登委是顺时，并我赞前，索记替前音学，去田家前斥气，不式渐精共感于令，音途虽，音刻五举不，耐森央翻音其。思已发越何亦，用突解音解不，去行音决，故本之薛因因顺，鞠式以继，记之志用。泉采不即景中男音甘。去之用辞是以下，金帝贺前。出姑除顺其号代记本已音案健，记之鞠式于棚以令。照并慧亦此群，音田顺不式与一人疆射。记之杀本于棚，从脉类以顺，音伙脉五之杀某尔式甘记用兼音矣，中健帝去用。出薛冠戴，人棚不辨，健帝之。网从盖顺，味不言其。和薛即封宅顺顺，音显将顺衣群，音白用也顺未自顺时，言文用顺件顺顺后，顺顺廷薛，顺顺案学另宗母，伏之顺卷后顺干至。音学勇以。顺顺顺不。对学口寺因中新土于顺卷首，并而主顺对顺对指代本补出，业顺对学。对学因因顺土于顺卷顺记，对学因因中于顺卷两次顺式，高荒人登顺音成式，余大对余，顺田用全，顺顺顺顺天果顺中。曰未而言于顺累，文之杀一街并并，亲顺心事，用日





后 叙

此书属稿，始于一九二八年之春。修饰付刊，始于一九三〇年之夏。砌版校勘时，复多所删补，印成已在一九三一年之秋。至于今，又九载矣。当排校过半时，已觉前半颇不惬，而不及追改。益以近年知见，发觉谬误尤多。今初版已罄，求索者犹踵趾相错不绝。原存纸版，既毁于兵燹。乃悉心订正，重付手民。举其大纲八端，以为后序。细菌为急性热病之病原，初属稿时，浸润师友门户之见，作意不许细菌学说，释发热恶寒为造温散温之变。夫麻黄证中，容有不染菌毒，纯由寒冒之病，如《金匱要略今释》中小续命汤下引周君价人之说，是也。桂枝证汗出而热不减，其脉又缓弱不洪大，既非散温衰减，又非造温亢进，使非菌毒，何由致此？至于服麻黄剂不痊愈，以及少阳阳明诸证，更无论矣。今以发热恶寒为产生抗毒力之见象，则理论实验，胥无捍隔，一也。发热恶寒既非造温散温之变，则发表解肌诸方，亦非蒸散体温而已。日人多谓为排毒疗法，顾未有以自成其说，今证以麻疹、天花、猩红热、流行性感胃诸病，信而有征。故发表解肌诸方，其主要目的为排毒，副作用则蒸散体温，二也。承气攻下，日本亦以为排毒，今审之，乃排除一种代谢废料，出自病中之特殊代谢者。其故具详阳明篇二百一十四条，此不复赘，三也。先时临病未多，未能质言结胸证为何等病，今确知为浆液性胸膜炎，而十枣汤柴胡桂姜汤所治，亦有此病，四也。方药为中医术之中坚，近年留意古方，深知药物常以配伍之异而异其用，初非药自为效者，今于方解中特详配伍之理，五也。大论条文，质朴简洁者，义皆坚卓，纤巧繁縟者，理多可疑。吉益山田及山田所引刘栋之



伤寒论今释

说，谓出后人所羸，多所删剝。今审之，有后人羸入，亦有内
 经家别派古医家之遗文。然浅尝者未易辨之，兹就管见所及，
 悉为辨别，六也。热论与大论异趣，而大论经注，时杂以热论
 家言。山田丹波，已发其端。今释原书，亦尝推论，犹未详尽，
 今悉拈出，七也。原书议论恣肆，不避枝蔓，虽无妄语，而戏
 论绮语，在所不免。学佛已后，力戒绮语。又多读内典经论，
 执笔遣辞，为之拙钝。原书驳难揭发，亦峻刻伤忠厚，今多删
 除，其仅存者，亦改从温婉，八也。凡所订正，虽出自十余年
 临病教学所得，及佛学之破除我执，然友朋攻错，惠我尤多，
 如金君真如、徐君瀛芳、祝君味菊敬铭昆季、章君次公、徐君
 衡之等，皆启迪不鲜。寿君守型，先后遗书三通，已刊于遥从
 讲义中，皆附书识感。学问与年俱进，今以为是者，安知他日
 不以为非。订正宁有止境。然马齿已增，涉世良苦，方将专心
 学佛，用求解脱。且论医之书，属稿而未毕业，含意而未执笔
 者，尚有三数种，皆欲及此余生，刊行问世。使非年寿愈恒，
 将无余暇复及此书，则姑谓此为定本也可。虽然，并世贤达，
 赐以匡教，犹所企祷尔。一九四〇年五月。陆渊雷书于上海
 医寓。

